

在福建霞浦等待一个好天气，去海岛乡。这一等，就是3个月。

总算，4月上旬的一个上午，登岛之行启动了。

真的等来了最好的天气。从下浒镇码头登船，乘风破浪，目之所及，碧空如洗，视野无限辽阔。目光越过台湾海峡，能够看见对面岛上的建筑。

大约40分钟后，抵达海岛乡政府所在地西洋岛。

当天晚上，住在一家民宿。一幢5层小楼，紧贴山壁，面海而立。站在落地窗前，眺望不远处，横岛屿的脊背蜿蜒起伏，隐约可见那座建于百年前的灯塔，像一根绣花针，在夜幕下缝补破碎的记忆——关于柯成贵。

次日上午参观柯成贵故居，一座被林木和杂草遮蔽的院落，在夕阳下光影斑驳。下午，乘汽艇到横屿岛看灯塔。一条险峻的栈道，爬行在崎岖的山坡上。上岛最初的一段路，需要手脚并用。费力地爬了不到10米，装在衣兜里的茶杯突然滑落，跌跌撞撞奔向大海。终于登上山顶，伫立在稀疏的草地上，瞻仰那座全金属铁塔，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它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外衣被海风一层一层地剥落。灯塔四周，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暗红色锈片。

这座灯塔，曾经是一片海域至关重要的光源。100多年前，柯成贵的父亲是它的守护者。柯成贵童年时期，多次从西洋岛乘甲板登上横屿岛，同父亲一起爬上灯塔顶端点火。从残存不全的塔门伸进脑袋，扭转目光仰望塔顶，似乎能够看见一个身躯单薄的少年，一只手举着火把，另一只手拎着油桶，沿狭窄的铁梯旋转而行，直至顶端，站在铁板上，吹灭奄奄一息的残灯，注入新油，举起火把，重新点燃了塔灯。

霎时，苍茫的夜空里，从海面升起一颗星，照亮了前行者的航道。长长地

我爱读书，小时候没钱买书，于是就去借，为借书我经常义务帮人干活。读中学时，我喜欢上了逛旧书店。旧书店不但书便宜，还能碰到一些在新书店买不到的、很有价值的书。

王继怀
逛旧书店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记得读高中时，我曾利用假期到沿海一座城市打工，为自己赚取学费。打工之余常去附近的一家旧书店看书。那家书店很小，书店主人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本历年高考数学试题集，正蹲在地上认真地看，店主走到我跟前，说：“小伙子，打工还看这种书？”我抚摸着书角，心里喜欢，却不知价格是多少，一时欲言又止。“小伙子，准备参加高考吧？”见我点头，店主又说：“有志气，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当时，我有点难以置信，想要付给他钱，店主却淡淡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当过老师，这本书就算我对你的鼓励。”

后来，我又想找一本历年高考英语试题集。这家书店没有，店主知道我的需求后，满口答应帮忙找一本，要我过段时间来拿。当我再次来到这家旧书店时，他果真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历年高考英语试题集，为了留给我，特意没有放到书架上。那一次，店主又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讲了他教过的一些学生的故事。异乡打工的我，感动得泪花 in 眼眶里打转。

后来回到家乡，我考上了大学、读了研。参加工作后，特意去寻那家旧书店，可惜店已经没了，连房子也拆了。遗憾当时没留店主的联系方式，也不知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现在身体如何，是否还在经营书店？虽然寻而未见，但这位店主对我的帮助与鼓励，却一直激励着我。

到羊城工作后，第一个星期我就向同事打听哪里有旧书店。广州的很多旧书店我都逛过，比如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华南农大附近的旧书店，再比如小洲村、文明路、东山书城等地的旧书店。去小洲村旧书店那次，本来是去看传统村落的，结果在村口看到一家旧书店，就进去看书了，后来还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

因为爱读书，我也喜欢藏书，家里到处都是书，太多了也是个麻烦，于是下决心扔掉一些。但到底扔哪些书呢，这真是个难题，选来选去，觉得哪本都舍不得。于是乎，家里的书越堆越多，占用的空间越来越大，甚至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最后，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定，新买回多少本书，就从存书里清掉多少本。这个方法还真有点效果，它有效控制了 my 买书欲，让家里藏书的总量得以保持平衡。

入夜之后，小屋里灯火阑珊，家人都已入梦，此时静坐桌前，抛开一天烦琐，静静读一本书，真是人间最美的享受。

在雄安的赛道上

易州米

在雄安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雄安之眼”作为起点
仅仅是它的注视
就能让刚刚起步的我加快速度

从白洋淀吹来的风
自古有着刚柔并济的性格
它一下下吹动着旗帜
清晨展于是啪啪作响
这是送给奔跑者的掌声

科创楼宇从不张扬
一心执着于自己的赛道
现在它用强大算力为我加油
要跑就跑出奋斗者的节奏

在雄安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其实我还想沿着交织的路网
去往新区的四面八方
然后纵身跃入生活的深处
那是发展中的火热肌体

还好有清风在头顶引路
让我与白洋淀波澜相伴
点头示意的芦苇家族
让我想起当年的雁翎队
英雄传奇映红这方水土

在雄安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沿着党肇画的千年大计
从百听不厌的渔歌声到
蓝绿交织的未来之城
携手各行各业的奋斗者
一边奔跑一边见证

就像清清淡淡的百二河伴着十堰城，老唐的这个小店已成为这座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到店里取样书。大清早小店就开了门。老唐招呼完我，转身去江北跑业务。

算起来，从我的第一本书在这儿打印起，至今已经30多年。起初，出版社看了书的简介，打成样书便于审读。我便去找打印店，有人推荐说，找老唐，搞样书他行，又快，又好，人还和气。

那时候，老唐的店在老虎沟口那栋老楼的顶楼，得在楼下走一段暗道，转几个弯，再上5层，爬两段拐角楼梯到7层。

见到老唐。没想到，才三十出头，平头，短袖汗衫。我也跟着别人叫老唐。或许，叫“老”，代表一种随和、亲

灯与塔

徐贵祥

存者——曾志回忆实录》里，这样描述柯成贵：“……陈亮（护送曾志上岛的地下工作者）告诉我，他就是闽东沿海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柯成贵司令。只见他首先大步迎上来，热情地与我 and 陈亮握手，我没想到他的举止如此得体，言谈也不俗。”

1934年后，日军先后派遣军舰数十艘次，侦察中国东南沿海军事设施，伺机侵犯。柯成贵两次率部袭击前来西洋岛和浮鹰岛掠夺海产资源的日本舰船，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当年夏天，国民党海军“通济”舰抵达西洋岛海面，气势汹汹，要一举消灭海上游击独立营。柯成贵指挥20多条小渔船，以灵巧的战术，神出鬼没于岛屿之间，阻击从军舰放下来的小舢板，溃散于登岛之前。夜幕降临，小渔船在海面飞驰，快速抵近军舰，火器齐射，把一艘黑城一般巨大的军舰打得晕头转向，原地转圈。

这场在后来被誉为“海上麻雀战”的战斗，极大地鼓舞了闽东海、陆军民的士气，也让国民党海上“围剿”的计划化为泡影。当时的《江声报》惊呼：“柯成贵部有六七百人，纵横海上，极为强悍。”

当年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开国上将叶飞在回忆录里写道：“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全国唯一独特的最早的海上红军就在我们闽东。”

1935年，为掩护闽东红军主力安

全转移，北上抗日，柯成贵在战斗中不幸被捕，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1966年，柯成贵被迫认为革命烈士。25年后，福建电视台以柯成贵等人事迹为基本素材，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海上游击队》。

从横屿岛回到西洋岛，那个夜晚，躺在民宿的床上，我梦见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一支由木船组成的轻骑兵，燕子一样灵巧地起伏于波浪之中，声东击西，让笨拙的军舰防不胜防。小舢板成了传说中的飞毯，悄无声息地落在军舰的甲板上，一群黑色的“幽灵”隐入船舱，搬运物资，成箱成箱的财物被抛入空中，贴着海面飞行，最后降落在闽东根据地……这魔幻般的场景让我神魂颠倒，半夜了还起床眺望对面的海岛。

事实上，这次到西洋岛，我是带着任务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归来》，以寻找宁德籍英雄蔡威为结构主线，采访中对海上游击队已经有了初步了解。作品发表之后，接到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函，希望我打通“归来”和“海上游击独立营”两个故事的边界，把它们连接成一个长篇小说——这正符合我的初衷。

我想，我找到感觉了。那座无人岛，那座灯塔，那些斑驳的墙砖，还有那海浪一样翻卷的白云和火焰一样燃烧的滩涂，都给了我丰富的启示和灵感。我已经看到了作品的底色，一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一场四两拨千斤的战斗，一幕染红了海天的历史。

4月中旬，我基本完成了新作《灯塔》的采访任务，坐在回乡的列车上，回忆这几个月所见所闻，兴之所至，顺口一溜：“我把茶杯派往太平洋，打捞一首百岁老诗。村庄被岁月淹没，废墟由时光照亮。饱经沧桑的灯塔，徒步登上银河北岸，抓来满把星光，为归来者导航。”



▲中国画《滴水轻舟图》，作者胡伯翔，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地

兰善清

后来，小刘的男友在老家找了工作，小刘很纠结：去？不去？老唐说，去嘛，一辈子，咋能不去？

可小刘有些舍不得打印店，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思来想去，把在南方打工的弟弟拉了回来，让他代替姐姐。

老唐有个打印店

兰善清

那年，小店终于从老旧的顶楼迁至商贸大厦一侧的底商门面了，也添置了不少先进设备。

一段时间后，小刘的弟弟跟老唐说，女友也想来。老唐说，咋不行呢，

生在这个好时代，人人都想健康长寿，尽享盛世太平的好日子。“保八奔九争一百”，是很多人晚年的奋斗目标。

尽管人们都有一个“长生久视”的美好梦想，尽管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科学家们至今也未能交出一份让人们满意的答卷。一位从医20多年的医生朋友感叹道，全世界医学界对人体的认识，至今还极为有限。看来要让大多数人活到“人瑞”这样的百岁高龄，还有不少路要走。

既然如此，那在有生之年追求生命的亮度，就是最该开展的课题。

有些人的生命虽然短得像流星，却光芒万丈。江姐29岁血染歌乐山，赵一曼31岁为了打鬼子在黑土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董存瑞19岁舍身炸碉堡，黄继光21岁用胸膛堵枪眼，张思德29岁被埋在了炭窑里，刘胡兰15岁倒在了敌人的铡刀下……他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发出了火焰般的光芒，照亮了历史长河。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天空里永放光彩。

那些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后依然被人们怀念的人，未必是长寿之人，但必定是一生都在追光、发光的人。他们也有儿女情长，也要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但心里更多的是家国情怀，他们的心常为伟大事业而澎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他们的初心；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是他们的追求；越是艰险越向前，是他们的气概；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他们的智慧；百折不挠，越挫越勇，是他们的韧性；心怀温暖，心向光明，不消极，不颓废，是他们一辈子的常态。

在我们周围，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但凡人微光，也有异彩。天津有个老人名叫方方礼，文化水平不高，蹬了18年三轮车。74岁那年，为了帮助因贫困辍学的孩子上学，他开始用蹬

三轮车的微薄收入资助孩子读书。为了省钱，他的一顿饭经常只是两个馒头加一碗白开水，有时候再加一点点咸菜。困了就趴在三轮车上眯一会儿，醒了就接着干。88岁时因为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了蹬三轮车的脚步。十几年来，他捐了35万元助学款，帮300多个孩子圆了读书梦。在陕北靖边县的毛乌素沙地边上，有个“治沙愚公”名叫郭成旺，他63岁时承包了4万多亩沙地，常年带领家人在沙地里植树。100岁生日那天，老人率全家四代人在沙地里一天栽下100棵树，以此作为纪念。天津的白方礼92岁离世，陕北的郭成旺活了102岁。他们都是长寿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长寿，还在平凡的人生里做到了不平凡，发出了光芒，温暖了别人。

茫茫人海里，单看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之光，似乎只有萤火虫那么大，但千万个萤火虫的微光合起来，就能照亮一片天。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山到大漠，正是无数个普通人的苦干巧干、发光发热，才让这个时代更加气象万

千，让我们这个国家更加繁荣。每个人的生命长度虽然有限，人生的亮度却可能是无限的。不必困于人生短暂而失落，只要一直不停地努力发光，就无悔此生，无愧后人。

天文学家说，宇宙里的星星不可胜数，我们目前能观测到的只占其中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星星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但它们照样在天幕深处闪烁。有民谚称：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我以为，人生自古谁无死，做个发光的“凡星”亦无憾。

金台随感

看短剧，有所悟

唐筱毅

母亲是退休后迷上短剧的。每天她都捧着手机从午后坐到黄昏，充电宝能换两个。我凑过去瞧，屏幕上正演着某位穿越女将军“手撕”恶霸，动作利落，台词痛快。母亲指着屏幕说：“你看，这人出场3秒钟就知道她是干大事的。”这句话，后来还被她在社区消防宣传时说了无数遍。

起初我当她只是找个消遣。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倒水，见她卧室门缝漏着光，推门一看，她正看到短剧里主角火烧反派粮仓，还兴奋地跟我比划：“你看这节奏，一把火就解决了，前面铺垫了6集呢。”我哭笑不得，她却忽然安静下来，若有所思。

转过天来，她拎着个小喇叭出了门。我以为是老年合唱团的活动，直到邻居王叔上门道谢。王叔说是母亲提醒他更换厨房那根软管，换下来一看，都发硬了，差点漏气。父亲纳闷：“她什么时候懂这个了？”我更纳闷，母亲可是连家里的路由器都不会重启啊。

后来才知道，母亲把看短剧的那套逻辑，学着挪到了消防宣传上。短剧讲究开局亮底牌，她便在小区门口支了张折叠桌，上头摆着烧黑的插线板和完好的灭火器。谁经过，她都指着那截焦糊的电线说：“你看，这就是上个月隔壁小区着火那家那个。”

短剧人物黑白分明，她便把消防知识拆成“好人坏人”的版本。“好人”是随手关火的张奶奶，“坏人”是楼道里堆杂物的李大爷。当然，这些名字都是她现

添双筷子添个碗嘛！女友来了后不久，觉得这里不错，可以安身，又跟老唐说，闺蜜想来一起干。老唐依然很爽快，来嘛！这个闺蜜有点残疾，一只腿是假肢。可老唐不在乎，还是那句话：不就添双筷子添个碗嘛！

我在这儿结识了不少人，交流书稿、交流看法、交流创意……老唐的人脉，我们的人脉，好大一个朋友圈。

有时，老唐会在附近的小餐馆点几个家常菜，叫上3个年轻人一起。聊起来，老唐说，不服老不行，没以前能跑了。以前一天跑3个县，晚上还能整袋打包，忙到半夜。现今干没一会儿，就累，想坐，一坐不想起。再等几年，把新客户做稳，就把店交给3个年

轻人，让他们干去。虽说纸质文本需求大幅度减少，总得有人做吧！

拿起打好的样书端详，又做了一番校对，真不错。

还得是老唐的打印店。下次，还来！

遇见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 健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